



学会微笑的男孩

认知间歇

我的第一张面具不是以谎言的样子到来的。

它是以微笑的样子到来的。

没有人让我坐下来，对我说：“藏起你是谁。”

孩子很少收到这么直接的指令。功课总是伪装成认可到来。一个眼神。一次点头。
一段沉默——当你表现得对了，它就消失。

我很早就学会了：我一笑，大家就放松下来。

大人们看起来不那么担心了。

房间变得平静了。

紧张松弛了。

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力量。不是力气。不是权威的力量。是让别人的日子好过一些的力量。

起初，这感觉很无辜。

孩子渴望和睦，就像植物渴望阳光。

可是每一份天赋都有隐藏的代价。

我越是学会读懂身边的情绪天气，就越少留意自己内心的气候。

我知道别人什么时候失望。

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生气。

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安慰。

可我很少停下来问一问，我自己需要什么。

我变得很擅长适应。

这项本领后来让我受益匪浅。

多年以后，它帮助我在不同的文化、国家、语言和大陆之间工作。

但在它成为一项职业资本之前，它只是一种生存策略。

一个努力维持和平的男孩。

面具的问题不在于它骗过了别人。

问题在于它管用。

它管用到最后，人们开始奖赏这场表演。

而一旦表演开始换来疼爱、认可和归属，摘下它就变得危险了。

你可能会失去观众。

所以我一直微笑。

不是因为我快乐。

而是因为别人期待我这样。

而在那个微笑的孩子心里某个地方，住着一个将跟随我几十年的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爱这张面具，面具下面的那张脸会怎样？

Ferdinando